

世界惊悚小说精选

World
horror

famous
stories

(幻银版)

[美] 艾伦·达特罗 编
刘军平等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惊悚小说精选

World
horror

famous
stories

(幻银版)

[美] 艾伦·达特罗 编
刘军平等 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惊悚小说精选(幻银版)/(美)艾伦·达特罗 编,刘军平等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5

ISBN 978-7-5354-3596-5

I. 世… II. ①艾…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920 号

责任编辑:高娟 李潇

责任校对:陈琪

封面设计:点晴工作室

责任印制:左怡 邱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仙桃市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3.75 插页:2

版次: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5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本册定价:19.00 元 总定价:38.00(二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世纪惊悚之旅

刘军平

自哥特式（Gothic）文学发轫，到维多利亚时代短篇鬼故事盛传，及近年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哈里波特》席卷全球，惊悚小说无愧为当今世界阅读风向标。

惊悚的魅力不在于恐怖景观的呈现，而在于若隐若现、倏忽即逝的诡异氛围。悬疑与恐怖、灵异与法术，游荡于现世与超验时空，令人欲罢不能。所以，原本定位儿童魔幻的《哈里波特》，才会一部接一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惊悚之路。心灵的自由想象与不可知的超自然现象，引诱着创作者一次又一次，挑战无边无际的前沿。

一边祈祷结束恐怖的咬噬，一边沉醉神秘的情节黑洞；这种“痛并快乐”的阅读体验，弗洛伊德称之为“暗夜罂粟”。它既反映了人类对死亡、黑暗、战争、超自然现象的忧虑和反思；又满足了大家对未知领域和神秘事物的好奇心、刺激感。所以，惊悚是一把双刃剑，既制造心理压力，又释放情绪，净化灵魂。

顺应国内读者需求，长江文艺出版社购买版权，我组织翻译了这本《世界惊悚小说精选》。它放眼全球，遴选了15篇最受欢迎的中短篇惊悚小说，光怪陆离，熔于一炉。

在美国，《世界惊悚小说精选》传为“人人必备之物”，编者艾伦·达特罗女士由此声名鹊起。当然，荣誉并非空穴来风。

达特罗女士自己就是资深的惊悚小说作家，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其眼光可谓老辣干练。那么，什么才是优秀的惊悚小说？

首先，人物沦陷非常规的环境。因此，西方惊悚往往与魔幻骨肉难离。《爸爸的假面具》中，在挂满镜子和面具的祖上老屋，戴上诡异的面具，“我”听到大树的哀哀鬼叫，看到银色眼睛的男孩骑着古董车，在湖边飞驰。鬼使神差，“我”开始了一次神秘的游戏，儿时的父亲和银色眼睛的男孩交错重叠……而《船夫的假日》发生在橙色阳光下的地狱冥河；更难料《天使之家》其实鬼影憧憧……地狱、坟墓、鬼屋，都是惊悚的高发地段。

其次，故事贯穿不可知的焦虑。《普拉蒂街的午后》中，老普拉蒂街400号一夜之间，连人带房人间蒸发。400号老宅到底发生了什么？从吸血鬼故事中，小女孩吉米又找到了什么线索？《山林游侠》里的杰克和罗伯特，一个温和善良，一个喜怒无常，无意间闯入了寡妇佩吉的“领地”。在山林中漫游，杰克突然消失，罗伯特歇斯底里。佩吉猛然记起，杰克说过：“山有眼睛。”遮云蔽日的莽林瞬间变得毛骨悚然。杰克到底去了哪儿？佩吉的小屋发生了什么？山林间，那双神秘的眼睛又是谁？《林子里的吉卜赛人》更是古老神话的现代惊悚版。小男孩戴维和姐姐梅薇在黑尔伍德的树林里失踪了。几天后，戴维敲开了家门；又过了几天，梅薇也从雪地归来。不可思议的是，5岁的戴维长成了壮年小伙的模样，梅薇长相如常，却恶毒古怪。很快，母亲离奇死亡。

八年后，丽晶公园开幕，当年的失踪案再次浮出水面……

最后，危机还在延续。《黄昏之城》里，52岁的弥尔顿是一家旧书店的老板，夏日午后，山雨欲来，心理医生布洛克来到了书店。他用200美元，换得了一本37年前的科幻杂志《神秘事件簿》。经过一番恐怖离奇的命运置换，尘埃落定。昏暗中，在哥哥房间里，弥尔顿又听见野兽的哀号，闻到恶臭的鲜血……《涂鸦心灵》里，一幅看似随意的涂鸦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时时刻刻纠缠着“我”，折磨着“我”。它出现在厕所的墙壁上，“我”买的旧杂志的封面上，甚至“我”用来付账的硬币上……在这幅看似平常的图画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和阴谋？伊斯米执意要查明真相，却在事情即将水落石出的时候，被人打晕，从此一蹶不振，离校出走。多年后再次相遇，伊斯米的女儿、忧郁的吉娜竟然也迷上了涂鸦……

现在，钻入《世界惊悚小说精选》，在窗明几净的桌边，在昏黄光影的被窝里，启动你的惊悚之旅吧：倒吸凉气，心跳加速，瞳孔散大——

所以，一次不可读太多。好故事，慢慢享用。

译者

2007年仲夏于武汉大学珞珈山竹映读书斋

C 目 录 Contents

幻 银 版

普拉蒂街午后的故事	迪莉娅·谢尔曼 / 1 /
公爵夫人和蘑菇的故事	黛博拉·罗吉 / 24 /
玛瑙海滩奇遇	玛丽·尤曼斯 / 35 /
整形人	马克·塞缪尔 / 66 /
山林游侠	芭芭拉·罗登 / 74 /
神经兮兮的怪人	莱尔德·拜伦 / 102 /
船夫的假日	杰弗里·福特 / 125 /
天使之家	亚当·内维尔 / 137 /
黄昏之城	阿尔伯特·科菲 / 151 /
在阿里斯蒂度假	丹尼尔·华莱士 / 169 /

幽 蓝 版

涂鸦心灵	杰克·卡迪 / 1 /
宝曼	蓬迪·霍拉帕 / 23 /
爸爸的假面具	乔·希尔 / 49 /
案情陈述	西奥多·戈斯 / 68 /
人行道上的艺术家	戴维·赫金森 / 78 /
林子里的吉卜赛人	基姆·纽曼 / 98 /

普拉蒂街午后的故事

迪莉娅·谢尔曼

新搬进老普拉蒂街400号的人，居然会连人带房一下子全部消失，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这个街区的人，热衷于完整地保持本街区的历史特色，哪怕是最晚建起来的房子，其历史也可以追溯到1910年。要是没有经过本地历史文物保护委员会的研究和区域划分委员会的听证的话，哪怕是你想给房子涂新油漆也是不允许的。多年以来，老普拉蒂街举行了无数场这样的听证会——尽管过程冗长，我还是去最近的几次听证会上凑了一下热闹。老普拉蒂太太把该去参加听证会的时间都花在了花草种植上。她去世之后，由于她这块地的土地所有权出了些问题，所以一下子无法出售出去，之后地上的房子也被烧掉了。

很自然地，一大群土地开发商蜂拥而至，都对这块地垂涎三尺——这是一块离市中心只有20分钟路程的写字楼街区，对他们而言，这么一块3英亩的土地自然无异于“圣杯”一样宝贵，可他们的律师也无法争取到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因此，最后老普拉蒂街上什么也没有建起来。直到杰夫和我搬到那块地旁边的时候，这儿还是空地皮一块，成了附近孩子们放学后玩“警察捉土匪”游戏的好去处，同时也成了附近的猫儿捉老鼠和田鼠的猎场。我并不是想谈论这里的一些不顺眼的东西；这儿遮阴避日，长满了竹子，开满了杜鹃花，到处爬满了蔓生的玫瑰花，此外还生长着一些漂亮的老树，最出名的就是那棵古老的紫叶山毛榉，紫叶山毛榉树长得很高大，远远盖过了任何一间普通的房子。

当然，紫叶山毛榉树也盖过了我们的房子。

去年春天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了。当杰夫和我搬到这块地旁边的時候，那儿还是一片空空的地皮，当我们起床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已经面目全非了。我得告诉你，这件骇人听闻的事发生在周一早上，我甚至

都不是第一个发现者，这回杰夫捷足先登一步。

杰夫喜欢在睡觉的时候开着窗户，而我则痛恨一起床就泡在外面溜进来的气流里，因此杰夫就成了窗户的“专门看护神”。事实上，我就是不想起床而已，杰夫烧开水时从来就只会把水烧干，而我也从来不会在10点之前起床，看来我们真是天生一对。平常我总是想法子在暖和的被窝里哪怕是多呆一秒钟，而杰夫则会“嚓嚓”地拖着步子穿过地板，“哗啦”一声解开腰带，然后开始洗澡。可那天早上，他“嚓嚓”的脚步声之后，不是“哐当”一声就是一阵气喘声。

“真该死。”他说。

我立马从床上坐起来，迷迷糊糊地摸我的晨衣。我们到研究生院的时候，杰夫已经窝了一肚子牢骚话，可是作为一名父亲和一位从教20多年的老师，他最终还是忍住了。这些天他一直在咒骂最高法院做出的判决和政府部门实施的政策。“起来啊，艾薇。你得来瞧瞧这个。”

我起了床，走到窗户前看看。那是一间真正的维多利亚家园式的房子，就活生生地耸立在那儿，中间还修了折页，和街道隔了段距离，有一般房子的两倍大，可刚好和那棵紫叶山毛榉树相映成趣。房子红瓦屋顶，镶有金棕色封檐板，屋檐、阳台和天窗下面都悬挂着一些精致的装饰品，此外一座塔，塔顶呈女巫帽状，外加上一个精心缠绕的门廊和一间宽敞的圆顶马车屋。一切都布置得很妥当，我总是这样评价说。

“真该死。”

“嘴上积点德，艾薇。”杰夫不由自主地说道。

我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相当理智的人，不愿瞎猜乱想，而喜欢面对事实。14岁的女儿问起关于计划生育的事情时，我并没有变得歇斯底里。我敢肯定这件事背后一定有个合理的解释，而要做的就是把这个解释找出来。

“这只是个幻觉，”我说，“维多利亚家园式的房子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建成的。人们确实会产生幻觉，而我们现在就处在幻觉中，事实就是这样。”

“这决不是幻觉。”杰夫反驳说。

杰夫在大学里教授思想史，依照他自己的理论，他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所说的话。有人说天空是蓝色的，可他偏偏说不是，然后就解释其中的缘由。“这丝毫没有幻觉的迹象，”他接着说，“我们既没有变得高度情绪紧张，也不会想着有奇迹发生，更没有被麻醉；我们不是暴民，也没受饥饿困扰，更没有

变得神志不清。除此之外，那个院子里还拉了根晾衣绳，上面挂着刚洗过的衣服，没有人会去幻想那些长长的内衣裤吧。”

我顺着他的指向看过去，发现果然如此。一个伞形晾衣架下正挂着一条鲜红色的杰克·琼斯长裤，正迎风起舞。此外，晾衣绳上还晾着两条女式紧身短衬裤，还有两件领口挂起的牛津布衬衫和一件金色和黑色相间的印花布长袍，还可以看见一个我所见过的设计最精美的常年花床，此刻正沐浴在清晨阳光里。正当我斜眼观察着那些翠雀花时，旁边一扇侧门打开了，一个女人走了出来，手里挎着一个装衣服的柳条篮子，篮子靠在她的臀部上。她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圆领汗衫，浓密的头发搭在背后，发质还算过得去。我注意到她的牙齿有点长，光着脚走路，还没有戴胸罩。

“一双腿很漂亮。”杰夫说。

我“砰”地一声关上窗户。“洗澡前别忘了拉上帘子，”我说，“我好像觉得，咱们的新邻居可以从她们的三楼清楚地看见我们的浴室。”

在我们街区，大家都各忙各的事儿，以不干涉别人而自豪——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只要看好自己的狗和孩子，还有管理好自己的草坪，如果违背这些话，就会有人给你打来电话或是留张字条，如果这样还不能让你规矩些的话，呵，那么你就很可能接到城镇委员会的电话，通知你注意一下自己最近的行为。不用说，400号的那家房子已经超出了我们镇委会日常应对机制的管理范围。如果哪个承包商在黎明时分开着推土机，拖着建筑木材出现在这里的话，我一定已经给警察或是议会女议员或是别的什么人打过电话了，而且一定已经从他们那里得到禁令了。可是面对这样一个照理说根本不可能的现实，你又怎么得到一个禁令呢？

大约八点半的时候，第一个电话打进来了：是苏珊·莫里森，她的后院就靠近着普拉蒂街。

“时间能验证事实真相。”苏珊说，“我们到底是不是有了新邻居？”

“我也正有这个疑问。”我说。

一阵沉默，之后她叹了口气。“好吧，这样的话，吉米周五晚上可不可以过来照看一下詹森？”她象征性地敷衍一句。如果你无法解决一件事情，那么就当它不存在，就像住在下边街道的那对夫妇当时一样，他们突发奇想把自己屋前的一片草地改头换面，变成了一片长着野花的草地，这样就没人干预他们

了，可麻烦的是，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大厦要比一片最野生的草地难以忽略得多。早上电话一直响个不停，都是些歇斯底里的妇女打过来的，她们自从杰夫没再当街区协会的主席以来，再也没有和我们说过话。

大家在一起讨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结果还是没弄清楚个所以然，我就出去活动活动僵直的身体，到花园里去撒些豆种。五月份就种豆子显得有些不合时令，可我得靠这种方式来缓解一下，对我而言，园艺是世界上最抚慰人心的活动了。你种下豆子到时会收获豆子，而不会收获杜鹃花或是卷心菜。看到豆株上爬满了讨厌的橙色小东西时，你就知道那是专吃豆株的甲虫幼虫，这时候你得喷洒杀虫剂了。或许如果你在意的话，就会这样做的。甚至连那些所谓的“园艺俱乐部”的太太们也会忘却植株需要什么和喜好什么，我总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很吃惊。

当然，有时也会出现很糟糕的一些意外，比如有个冬天老鼠吃掉了所有杏美人郁金香的球茎，但大多数时候你还是知道该怎么照看一个花园的。如果你在园艺上费了心，那自然就会得到满意的收获，这远比在婚姻或者事业上所获得的满意要多得多。

可是这次无论是挖地还是耙地，抑或是撒种都没能发挥它们平常的魔力。每次我抬头望的时候，400号房屋总在那里，平静而舒适，灌木丛长起来了，油漆碎屑散落在窗户附近，简直就好像它们一直以来就在那儿，而不是在不到12小时的时间里才出现的。

我并不喜欢那些无法给出解释的东西，幻想让我感到紧张，我喜欢事实，而且越多越好，这就是我想当个植物学家的原因。我想搞清楚一切关于植物成活和生长的奥秘，比如为什么杜鹃花喜欢酸性土壤而牡丹花喜欢木灰，怎样才能让它们共生在一起，我甚至还去研究生院上过有机化学课程。我那时遇见了杰夫，两人坠入爱河，之后我放弃了攻读博士的机会，混了个硕士后，当了她的太太，如今已经成了个未成年女儿的母亲。所有这些事情当中没有一件事（除了可能爱上杰夫之外）从根本上动摇了我对杰夫的忠诚，这些都是摸得着的事实。邻居的房子是摸得着的，好吧，可它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直到那天下午吉米从学校回到家，我想这个问题头都想痛了。

吉米是我女儿，她是个科幻小说迷，更喜欢动物，而不喜欢人。她非常喜欢读巴菲的《吸血鬼猎人》，由于她的原因，我们养了两条狗（斯派克和韦洛），一只澳洲鸚鵡（佛罗多）和一只垂耳的比利时野兔（大坏蛋），外加上许

多从普拉蒂街上收养而来的半家半野的猫（巴林，杜瓦林，比弗，和波蒙波），她精心喂养，悉心照顾着所有这些动物。时针指到了下午3:30，屏风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吉米迅速地跑进厨房，斯派克和韦洛快活地绕着她的腿打转。“那座新房子是怎么回事，妈咪？谁会住在那儿？他们会养宠物吗？”

我摆出那些放学后切好的苹果和奶酪，然后尽我所能回答她的问题。“至少有个女人住那——她今早还出来晾了衣服，没看见孩子或是宠物的影子，不过当时天还早。”

“这难道不是这个世界上最酷的事情吗，妈咪？真神奇，刚好就在隔壁，就像巴菲的《吸血鬼猎人》里讲的一样。”

“我希望千万不要有吸血鬼。吉米，可没有魔法之类的事情。也许这事有个简单完美的解释。”

“可是，妈咪！”

“没有可是，你得给莫里森夫人打个电话，她想知道你周五晚上有没有空去帮她照看一下詹森。‘大坏蛋’现在毛发看起来有些杂乱，需要梳洗梳洗了。”

星期一就这样过去了。

星期二早上，我们这条街道就像是高峰时间的高速路一样，拥挤不堪，没发生交通事故真是奇迹。镇上每个人一定已经开车从这儿经过一趟了，他们路过400号大街时会减慢车速，把脖子从车窗户里伸出来看上一眼。中午时分，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一切都恢复了平静，可下午4:30左右的时候，那些慢跑者和散步者都围了过来，更多的车从这里经过。大约6点钟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了那座房子前面，这时每个人都停了下来屏住了呼吸，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两个警察走进房子，几分钟之后又出来了，然后一言不发就离开了，他们出来的时候手里都拿着小甜饼，看起来满脸疑惑的样子。

到了星期三，这里的交通状况开始有所好转。吉米在野花园里找到了一只小猫（赫尔迈厄尼），杰夫呆在了家里，最近他与所在大学里系部领导发生了一连串的冲突，这事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很少有人再去关注400号大街了。

星期四那天，露西尔·弗林特烤好了咖啡蛋糕，然后就到新搬来的那家套近乎去了。

露西尔是我们这儿出了名的好邻居。只要有人搬进来，或是哪家添了小

孩，结了婚，抑或是死了人，你都可以发现她在那儿，手里拿着一个咖啡蛋糕，嘴里说着中听的话。露西尔有时间去忙活这事情是因为她没有个固定的工作，好吧，虽然我也没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可却在当地报纸上开辟了一个专栏，专为园艺者提供些建议，因此我并不是真的很闲。我也还有花园要照料，此外，我也不喜欢坐在别人的厨房里，喝着速溶饮料，听别人讲他们的生活故事，可露西尔偏偏是。

不管怎么样，星期四的早上，我专门为那个专栏去查找了一些关于玫瑰花病虫害的信息。我种植玫瑰花很幸运，因为我的玫瑰花从来没有因为黑点病而夭折过，日本甲虫更喜欢苏珊·莫里森的园子而很少来我这儿光顾，可那些杂草就没有这么听话了。我在因特网的“谷歌”上搜寻完了关于白粉病的相关信息之后，就出去清理玫瑰花坛里的杂草了。

平时的话，我根本不在乎去锄草，我的思维会漫游，双手会弄得很脏。当拔出那些杂草的时候，我几乎可以感到那些植株的根部朝地里钻得更深了。可我的玫瑰花坛和普拉蒂街交界，如果那座房子又消失了，或者有个人出来想聊聊天，那我该怎么办呢？我可不是那种很喜欢聊天的人。从另一方面来讲，玫瑰花坛里还会长荠菜，而且一旦让它们存活下来的话，就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我就磨着牙，抓起除草器清理起荠菜来了。

正准备休息的时候，我听见了路过的脚步声，然后是玫瑰花藤条被推到一边的声音，正好看见露西尔·弗林特跨过石阶朝400号走去。我看见她按响了门铃，可没看见是谁开的门，因为我当时正好蹲在了一株茂密的月季花后面。如果露西尔不介意，谁都知道她是个闲不住的人的话，那是她的事。25分钟之后我已经把草都锄完了，而且为那些玫瑰花好好松了松土。正打算回去的时候，我听见开屏门的声音，接着是露西尔和别人讲话的声音，她正在告诉某个人她们的房子是多么的漂亮，而且对那美味的馅饼再一次表示感谢。

我在紫叶山毛榉树那儿追上了她。

“亲爱的艾薇，你正上气不接下气呢，”她说，“天啦，你衬衣上撕了个可怕的口子。”

“进来，露西尔，”我说，“喝杯咖啡吧。”

她话也没说，就跟着我走了进来，然后接过从微波炉里端出来的咖啡和一块海枣坚果蛋糕。

她咬了一口，轻轻咳嗽了几下，然后赶紧喝了几口咖啡。

“味道太差了，对吧？”我抱歉地说，“这是我上周凑巧在吉米她们学校烤的，当时忘吃了。”

“没关系，我刚从邻居家吃了很多的樱桃馅饼过来的。”她放下那块不新鲜的蛋糕，低声说道，“那些樱桃很新鲜，艾薇。”

我嘴巴张得大大的。“新鲜樱桃？五月份？别开玩笑。”露西尔看着我的表情，满意地点点头。“没开玩笑，桌子上当时还放了一碗，还有叶子。而且排水板上还放了玉米，新鲜的玉米，还包在玉米叶里，上面还带须。”

“不可能！”

“可事实如此。”露西尔靠后坐了坐，然后又喝了口咖啡。“还得提醒你，这些事可能有一个完美，简单的解释，奥菲莉娅毕竟是个园艺家，也许在她屋后还有一个温室，天知道那儿足够的空间可以建几座温室。”

“而且我从来没听说过一夜之间可以在一块空地上建起一座房子，”露西尔刻薄地说，“关于这一点，我也无可奉告，它们并不是现成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我铭记在心了，我知道要拒绝回答露西尔的问题是多么的困难，即使是关于那些最私人的事情。她只是在慢慢地撬开你的口，用的可能是最友善的方式，直到你全部交代为止，这就是我为什么不经常和她打交道的原因之一。

“那么，她们是谁？”

“雷切尔·艾布拉姆和奥菲莉娅·坎德罗。我想她们是女同性恋，她们就像是一家人，这点你可以相信我，她们不是姐妹。”

很好。我们这里是一个自由的郊区，我们可以和女同性恋和平相处。“有孩子吗？”

露西尔耸耸肩。“我不知道，在冰箱上有些图画，可是没看见有玩具。”

“都是些没有说服力的证据，”我同意，“你们谈论了些什么？”

她做了个鬼脸。“馅饼皮，还有帕金家的那个野花草坪，她们喜欢它，还谈了伯尼。”伯尼是露西尔的丈夫，他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傻老头，除了喜欢那条叫霍默的一样让人讨厌的小猎犬之外，反对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东西。“还谈到了电工，她们想在前厅安装一个定位器，之后雷切尔试图告诉我关于她在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工作情况，可我一句也听不懂。”

从我坐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400号家里那个被柴藤覆盖的马车屋子，那扇双重门虚掩着，可以看见那些园艺用具令人畏惧地摆放着。“人工智能前

景一定很好。”我说。

露西尔耸耸肩。“她们家哪个地方一定放了笔存款，你得去她们的前厅看看，更不要提厨房了，简直跟杂志上的一模一样。”

“她们在这里干什么？”

“这问题不好回答，不是吗？”

露西尔转身告辞，她得让伯尼中午去盖免费邮寄公章和邮寄豆种，而我得去把专栏大体弄一下。可是在没有解开在玫瑰花坛那边维多利亚之谜之前，我无法静静地坐在电脑前。每隔一会儿，我都会看见一个影子从窗户下边经过或者是听见门“砰”的一声响。我本来打算把如何处理遭病虫害的叶子的方法写得有趣些，可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到园子里四处逛逛。我正在齐肘深的树丛中剪除枯死枝叶，这时听见有人叫喊，是一个女人的喊声，她正站在玫瑰花坛的另一端。她身材高大，曲线结实，穿一件亮丽的花饰罩衫，头发用光闪闪的金色丝带编成了十几个小辫子，上面系了许多金属小饰珠。她皮肤是深棕色的，不太光滑，就像是过时的红褐色，虽然只是穿了件罩衫，还是看起来非常漂亮。

我丢下修枝剪。“该死，”我说，“对不起，你吓着我了。”我感到自己的脸颊在发热，那个女人平静地朝我笑笑招着手。

我不喜欢认识新人，也不喜欢别人认识我这个新人，可我有自尊心。我拣起修枝剪，从树丛中抽出身来，然后走过那片草坪去见那位新邻居，她介绍说自己叫奥菲莉娅·坎德罗，还说她一直很欣赏我的园子，问我想不想去看看她的园子？

我当然愿意。

如果是在一个舞会上碰见奥菲莉娅的话，我可能一句话也说不出。她很漂亮，也很高大，说句实话，对我而言在这个街区，没有几个不同肤色的人和我站在一起时会让我丝毫不觉得紧张。可是，这个不同肤色的特别女人好像对园艺很在行，而她的园子则是一个真正的园艺家的园子，里面有许多园艺实验和谜，还有许多可谈论的东西。

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她就拿为什么蜜蜂香膏里会疯狂滋生棕色多瘤幼虫的问题来向我讨教，我就跟她讲，这与当地的变异气候有关。看完了前院里的每一朵花和每一丛灌木之后，我就觉得和她呆在一起比和当地园艺俱乐部的那群太太呆在一起要舒服得多，我们很相像，奥菲莉娅和我。

我们正在讨论在酸性土壤里如何维护和培养牡丹花的问题，这时奥菲莉娅说：“你想看看我的灌木丛吗？”

通常当听见“灌木丛”这个词的时候，我会想象出杜鹃花、丁香花和树的花丛，或许还会有些委陵菜，或者是展示夏末时节颜色的一个蝴蝶形灌木丛。花坛里的泥土必须足够深，好让里面的每种植物都有空间生长，伸展开来，当然里面还得有个雕像，或者有个日晷。整洁但不以自我为中心——这就是你种植的灌木丛应该看到的内容。

奥菲莉娅当然不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那丛灌木不仅可以伸展开来，而且到处蔓延。我根本无法判断灌木丛周边的深度，那里面满是树、兰花、蕨类植物和一些攀缘植物。木槿和竹子长势都还不错，尽管我不敢冒险在自己的园子里种上一些，可是在北面这么远的地方种植些叶子花、猩猩木、椰树和素馨花简直就是一种瞎尝试，还有那个雕像！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雕像，至少在博物馆外面从来没见过，就不用说雕像没有头了，胸部有足球那么大，腹部就像个西瓜一样圆，生殖器像个夏天里长过头的南瓜，整个雕像就像是经历了千百年风雨侵蚀一般。

我朝奥菲莉娅看了一眼。“真令人难忘啊。”我说。

她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那个雕像。“你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头了？雷切尔就这么说，可她是个保守的家伙，这就是我家的一小块儿地方，我热爱它。”

“这地方不小了，”我承认道，追求精确的个性让我补充了一句，“这和你很般配。”

我仍然搞不明白，奥菲莉娅是怎样捣鼓这片热带雨林的，使灌木在这么温和的气候中繁盛起来的。

我正试图找一种恰当的方式来向她询问一下这个问题，这时她发话了，“你可真有眼力，艾薇。雷切尔现在正忙活着，要不然的话我一定把她叫下来，她真的非常想见你一面。”

“下次吧，”我边说心里边想，到底能和一个人工智能专家聊点什么。“哦，雷切尔也打理园子吗？”

奥菲莉娅大笑起来。“她决不会干的——她的天才智慧可不是用在活物上的，但我替她打理着一个园子，想来看看吗？”

我想看得要命，尽管我摸不透，到底会看见什么新鲜玩意儿：一幅荒漠景

观？还是一片冻原？好奇心占了上风。“当然想啊，”我说，“您带路吧。”

路上我们停下来看了看蔬菜园子，园子相当普通，尽管那里的番茄看起来更像是八月份而不是五月份生长的，豆子更像是六月末时节的样子，我并没有看见一丁点玉米的影子，也没看见一座温室。在向我简短地介绍了一下那些杀虫皂之后，奥菲莉娅带着我来到了马车屋的后面，一阵“唧唧”的叫声传进了我耳朵里。

“我们不是来看鸭子的吧。”我说，觉得很奇怪。

“就是来看鸭子的，”奥菲莉娅说，“现在，你觉得雷切尔的园子怎么样？”

眼前是一片棕色的芦苇地，一直延伸到了莫里森后院那里，一条银色小河蜿蜒其间一直延续到了无边无际的海面。在这块湿地里还是四月份的气候，从水面上吹来了一阵轻快的带咸味的风，风抚弄着棕色的芦苇，还有身上长着白花的河鲱以及那些展开的灰绿色甜蕨类植物。野鸭沿着蜿蜒的河流戏水打闹着，一只孤独的大白鹭立在芦苇间，纯白高雅的翅膀扑打着一一条黑色多节的腿，当我张开嘴观察的时候，那只白鹭的另一条腿从胸部的羽毛中伸展出来，开始在芦苇丛中转悠，然后低下金色的鸟喙觅起食来。

我很晚才回家。吉米正在地下室和宠物们呆在一块儿，我准备用来做晚餐的那只鸡还放在冰箱里，多亏了现代科技，我把那只鸡放到微波炉里除了冰，切掉了鸡身上的水泡，放上作料，拌了几下，然后把鸡肉放进烤箱里，这时杰夫走了进来，晚餐已经迟了45分钟，他感到很不高兴，他还是靠睡觉打发了这段时间。

星期四就这样过去了。

星期五那天，我看见奥菲莉娅和雷切尔从车道上开出一辆车来，那是辆过时的车，有巨大的挡泥板和一个踏板。午饭后她们回来了，车后座上堆满了杂货，之后她们连同那些杂货一起从厨房门那里消失了。这样一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都没有见到她们的影子，后来雷切尔打开了在阁楼的一扇扇形窗户，然后使劲地抖落小花地毯上的灰尘。

星期六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封邀请函。

那封邀请函和那些广告传单，订书单，账单，还有那些让你掏钱的恳求信一起夹在邮箱狭槽里，那是一个5×8规格的银蓝色信封，还散发着淡淡的檀香，上面用斜体打印着收信人“戈登先生亲启”的字样。